

## 第十一回 題詞寫恨忽遺失露出幽情 行聘求婚乍聞知驚成死病

詞云：

情難說，須防透出詩喉舌。詩喉舌，見影聞聲，輕輕漏泄。婚姻只道絲蘿結，誰知別有花枝節。花枝節，不是友歡，便成永訣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話說常總鎮，見昌參軍批贊他兒子的文章精采，不勝大喜。遂來見吳趨道：「有事奉煩。」吳趨慌忙問道：「不知何事？望即賜教。」常勇道：「小弟心中，實欲要求昌小姐為兒媳。一向只愁昌老眼高，又恐小兒文字粗淺，不能打動他。今見昌老批閱，甚是稱揚。則昌老之心，必有幾分打動。今乘其心動之時，請良媒說合，則婚姻有可成之機。今想良媒，非先生不可。故特相求。」吳趨連忙打恭道：「以老大人泰山北斗之尊，令公郎冰清玉潤之譽，晚生再掉三寸不爛之舌，自然十有九成。但據愚意想來，還得老大人再致一字與貴同寅，托其從中撮合，則兩處著力，無不妥矣。」常勇道：「先生此論極妙。我即寫書。」便別了出來，著人寫書不題。

卻說昌小姐，自從父親叫他看文之後，心中甚是不樂。此時小姐已是十七歲了，因想道：「我那唐生，此時正在弱冠之年，多應入泮久矣。青青子衿，桂枝易折。但思他既具擲果之容，他父母自應擇配成婚，以娛現在。豈肯為我飄萍生死未定之人，而使他守盟失偶？斷斷無此理。但我看那唐生，為人年紀雖小，卻十分至誠，言如金石。既與我定盟終身，焉肯相負？即使父母逼之，恐他亦不肯負心，作薄倖之人。」

小姐幾番自解，又幾番自歎，早不覺眉黛低顰，香消玉減。春輝看見小姐無情無緒，早窺八九。只說是小姐懷春，愆期傷感，不知其別有心事。因百般解慰，以博小姐之歡。一日，小姐想到無聊之際，制一桃源憶故人的小詞，以消煩悶。小姐做完看了，甚是得意。想道：「我二人日後果得相逢，也不枉我一番忍死偷生。」正打點錄出，不期秋素走來說道：「奶奶忽然病發，小姐作急去看要緊。」小姐聽見吃驚，慌忙將詞藏入袖中，到母親房中問候。杜氏在牀呻吟，小姐在旁服侍了半晌，方得漸漸甦醒，有些清頭。

不一會，昌全也急急走來，問了一番。見杜氏平復，方放心去了。杜氏見小姐在房中忙了一日，因說道：「我疼已定。你回房去歇息，歇息吧。」小姐只得回到自己房中，吃過夜飯，因勞碌了一日，正打帳收拾安寢。忽想起日間所做的詞兒，連忙在袖中一摸，卻不見了。心下著驚道：「詞中吐露幽情，一旦被人拾去，傳到父親眼裡，只說我女孩兒家涉邪。卻怎麼處！」連忙喚春輝、秋素道：「我日間曾做了一首詩詞在袖中，如今不見了。必定失落在太太房中。你二人可速去為我尋來要緊。」

二人轉身就走，走至中門，不期中門早已鎖了。二人無奈，只得走回對小姐說知。小姐聽見，急得沒法。道：「待我自去叫開。」遂同了春輝、秋素走出房門，忽又想道：「父母已睡，夜間無故去驚他，非女孩兒之為也。」遂又回房，叫二人點燈於房中，一路各處找尋，直尋到半夜，並不見片紙隻字。小姐無奈，只得上牀而睡，一夜無眠。正是：

心事關心心不支，不禁默默見於詞。

詞兒失去為人見，道是無私也有私。

卻說昌全次早起來，忽見使女掃地，拾起一條字紙來。昌全看見，忙討來看。看來，卻是女兒寫的一首詞兒。只見上寫道：

朝朝暮暮皆挨過，音信杳無一個。胡塗坐久胡塗臥，淚也胡塗墮。簾都捲起巢都破，燕雀還來稱賀。新詞只當舊詞做，料想無人知。

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昌全看完，暗暗驚訝道：「這妮子如何有此豔詞？」因想道：「常言：『女大不中留。』我若執此詞詢問起來，那時牽枝帶葉，一旦聲揚，未免參商骨肉。抑且敗名。」又想道：「他年已及笄，又多才多識。感懷借喻，有所不免也。未必便有他意。但他不見此詞，必然驚惶，慮我看見。我若收藏了，相見時未免有些形跡芥蒂，使他踟躕不安。莫若竟做不知，仍將此詞置於原處。待他尋覓而去，方無疑慮。且他一個慧心女子經此一番，必然改悔，何必盡情托出？」遂將此詞放在原處。

隔不得一會，小姐果然使了春輝先來問安，就留心將眼四下偷看。忽見牀旁果有一團字紙，他便遮遮掩掩，乘著奶奶不看，他就連忙蹺去拾了。藏入袖中，如飛走回，來見小姐。小姐正在穿衣，春輝走到面前，笑說道：「小姐，一天疑慮皆消矣！」遂於袖中取出原詞。小姐接看，不勝歡喜道：「畢竟還是你伶俐，作事妥當。」又問奶奶如何光景了？春輝道：「奶奶已好了。」

不一時，小姐梳洗打扮完了，歡歡喜喜，同了春輝，到母親處問安。就在母親房中伴了一日，到晚方才歸房。正是：

亡羊只道善追尋，尋著亡羊已放心。

兒女慢誇遮飾巧，誰知父母實恩深。

卻說吳趨受了常勇之托，遂攜了書札，帶了僕從，竟軒軒昂昂，騎馬來見周重文。到了轅門外，先使人拿了常總鎮的名帖，又拿了自己的稟謁見的名帖，入去投遞。去不多時，早有門上人出來，說道：「那位是吳相公老爺？在後衙請見。」吳趨連忙下馬，家人即在氈包中取出一幅儒巾儒服，粉底皂靴，與吳趨穿戴得齊齊整整，隨著門役走入衙中。

周重文已知書中之意，連忙走出迎住道：「先生下臨，不及迎接，獲罪多矣。」吳趨即使左右鋪下紅氈，欲行大禮拜見。周重文連忙扶住道：「先生與敝寅翁有師範之尊，即與本鎮相同。安有拜見之理。況先生素推名望，又居太學，只宜行賓主之禮，豈可過分。」吳趨道：「老大人名鎮寰宇，晚生末學，上下相懸，進謁豈有不行拜見之禮，少申顛望之誠。」

二人再三謙讓，先行師生，後行賓客。坐定茶罷，吳趨即一恭道：「晚學生受敝主翁之命，進謁台台。蓋緣敝主翁公郎，英英弱冠。老台台前已寓目。今敝主翁聞知昌公有令愛，笄年淑媛，久擅才華，尚然待字。敝主翁景仰之極，欲求聘為關雎之偶。誠恐晚學生體貌卑陋，言不驚人，不足取重於昌參軍。故致書老大人，求老大人鼎力，曲論參謀，以借秦晉之好。使才不孤生，兩賢並蒂，則不獨敝主翁感德台台，即晚學生借此成榮，亦與有榮光矣。」

周重文道：「常寅翁令公郎，前一望而即知其為翩翩佳公子。昌參謀令愛，窈窕久聞，詞華素著。實一代之冠也。若無媒可

子佳人，誠千秋盛事。乞先生歸致寅翁，本鎮願執柯斧，准借秦晉。紅絲一係，即奉聞矣。」吳趨道：「蒙老大人慨諾，歸報敝主翁，自感銘無已。謹齋沐以俟好音矣。」即便辭出，去回覆常總鎮不題。

周重文隨即請昌全來，細細告知其事。因勸說道：「以令愛之才，而配常公子之才，兩才對美，與梁孟何殊？況常公子翩翩之美，前已見矣，的的之才，昨又觀矣。依我看來，這段良緣，美如錦片，不可失了。」

昌全聽了，一時主意不定。只得說道：「小女葑菲陋質，恐未稱耳。」周重文道：「常寅翁已知令愛之才之賢，故作如是想。又何謙乎？先生可歸，與尊閩令愛商之可也。」昌全退歸，見了杜氏，即將常總鎮致書周重文，並遣人為媒，如此，如此，這般，這般，說了一遍。道：「若據我看來，常公子人物倒也豐厚，文才竟有可觀。況孩兒漸長，若再愆期，未免有標梅之歎。況此地要選擇才人，恐除此人之外，不能復得。」杜氏道：「你所見雖然不差，但我想來尚有未妥。」

昌全忙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杜氏道：「養兒所以備老。你我在此，亦非久遠之地。今若一定就便聯姻，焉保日後他無升遷，我不歸裡？彼此阻隔，如之奈何？」昌全道：「我聞得他是北直人，在此為官，久後自然回去。我非昔比，也要尋個機會回鄉。若皆同回到京中，相逢也還容易。但我所嫌者，常勇係權門之人，恐終有禍。」

兩人說話之間，早被秋素細細聽見，見老爺將小姐許嫁常總兵的兒子，不勝歡喜。也不等他二人說完，即轉身飛走，來見小姐。不住的笑，又忍不住，只得笑說道：「小姐恭喜了！」小姐忽然聽見喜字，遂吃驚道：「你這賤人，怎這等無禮！我日處深閨，禍不輕來，喜非易至。怎敢在我面前出此狂言？真可惡也。」秋素又笑道：「小姐果然恭喜了！我方才在房中，聽見老爺對奶奶說到小姐婚事，老爺已將小姐許了常公子了。這不是小姐一場天大的喜事？」

小姐見說罷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也顧不得使女看見，竟撲籟籟而下淚來，道：「紅顏薄命，一至此乎？苟延於此，久已失魂。今再為此，是奪我魄矣！」便一時坐立不寧，只是落淚。春輝、秋素忽見小姐如此光景，俱摸不著根苗。春輝復再三寬慰，而小姐終無一言。惟含淚說道：「命薄如斯，焉可強也。你二人可體吾心，不可傳知父母。」小姐竟上牀而睡。春輝、秋素俱嚇得無法，春輝埋怨秋素，秋素又抱怨春輝。只不知小姐為何傷心至此？又不敢通知老爺奶奶，只得在房中看管服侍，寸步不離。小姐只是悶悶的半眠半坐，正是：

蛾眉蟬鬢正生春，一念差池與死鄰。

不是女兒情性劣，此中名節認來真。

卻說昌全意雖兩可，當不得周重文為媒撮合，推辭不得，竟滿口應承。周重文大喜，即寫回書，說昌參謀自愧卑微，不敢仰攀。小弟委曲執柯，方得允請。常勇見書，不勝大喜，即對來人說道：「你回去多拜上二位老爺，說我明日先著人來討吉日。我這邊就好行禮過來。」來人自去回覆周重文、昌全不題。

且說常公子見父親與他議親，又見昌家允了，又知昌小姐能詩能文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我的才學中中，今若娶了他為妻，日後凡有詩文，皆替我做。即明日宗師考較，少不得也是他代做了，我有了他內助之才，我豈不儼然也是一個才子了？但不知他人物姿色如何？」因又想到：「從來才貌原不能兼。當初蘇家小妹人物，也只平平。我今只喜其才，便人物差些，也罷了。」想到得意所在，因是先生為媒，便日日求先生催他父親擇日送禮。常勇遂揀了日子，要吳趨親自送去，方見鄭重。又見日子尚早，不便就去，且到臨期送去不題。

卻說昌小姐，自從那秋素來報喜之後，一連三四日，水米不沾。心中只以誓死見志。春輝再三勸進，小姐道：「我意已決，你們不必強我。」言罷飲泣。春輝見小姐如此，心實不忍，因哭道：「小姐芳年，前程甚遠。何自苦若是？我來服侍小姐，亦已多年。蒙小姐不以使女看待，情同骨肉，無言不說。小姐今日一病到此，有何心事，不妨與我略言一二。倘能效力，或者分得小姐一分之憂也好。」小姐長歎道：「嬌花零落，難上枝頭。今事已如此，言之何益？你若念相處有年，今亦無所望於你。你只與我打聽常家消息，若有日期，可速來報知。便足見你之情。」說罷，鼻息奄奄。

春輝看見小姐十分沉重，只得去報知老爺、奶奶，道：「小姐忽得一病，甚是危篤。」二人聽見大驚道：「既小姐有病，你這賤人如何不早來稟知！直到病深，方來報我。」春輝道：「小姐再三吩咐，不要驚動老爺、奶奶。故賤婢不敢亂傳。賤婢也只道無妨，不期一病至此。」昌全、杜氏一齊來看小姐。只見小姐肌瘦面黃，奄奄一息。杜氏看見小姐一旦如此，不禁大哭道：「孩兒得此重病，我做父母的竟不曉得！」昌小姐總不開言，只將手搖，惟垂淚而已。昌全忙延醫用藥調治，又追問春輝、秋素二人小姐得病之由，俱說並不曉得。昌全、杜氏日夜驚慌，暗暗墮淚。正是：

只知有女正芳年，不道他心別掛牽。

若問冥冥兼悄悄，便教父母也徒然。

杜氏只得在小姐房中日夜看守，再三盤問。小姐只是短歎長吁，並無一語。杜氏道：「我二人飄零異國，實指望你長大成人，以娛晚景。倘你有些長短，我二人冷冷清清，雖生亦死了。」說罷，悲傷不已。小姐亦終無一言。昌全見他如此，因想起前詞，悄悄對杜氏說道：「這般光景，莫非孩兒有甚心事，不便明言，以至如此？」杜氏見說，只疑女兒想念鳳家父母，再想不到別處。因又再三問他，再三寬慰，小姐只是搖頭。昌全、杜氏無法，只得朝夕不離看視。

卻說常總鎮到了吉日，真是官府人家做事容易，早備了許多禮物，著百十名軍丁，俱披紅掛彩的扛抬將來。吳趨也穿了吉服，騎了高頭大馬，一路上興興頭頭，望著周總兵衙中送來。周重文看見，連忙著人去請了昌全收看常家聘禮。

此時，昌全見女兒如此，也就神情恍惚，連常家的好日子都忘記了。今忽見周重文來請他收聘禮，一時間沒了主意，只得與杜氏商量道：「如今常家送聘來，若是公然收了，如今女孩兒現已病重，恐怕日後三長兩短，耽誤人家怎了？若是不收，且回他等我女兒病好起來再送，他又是一個總戎，又是本官撮合，卻怎好出爾反爾？事在兩難，實難區處。」杜氏也無法主張，又不好去問女兒，只得說道：「他們興興頭頭的送來，一個婚姻喜事，怎好回他？或者趁此喜事一衝，女兒的病好了，也不可。」

昌全無法，又見周重文著人來催，只得走了出來，見了吳趨，彼此說了一番套話。周重文便叫昌全查收聘禮。昌全只得照禮單上逐件查收，叫人送了進去，隨即管待來人。又不一時，昌全同了周重文，邀吳趨入席。正飲酒間，只見裡面一人慌慌張張走至昌全耳邊，不知悄悄說了幾句甚話，昌全忽大驚失色，道：「小弟不得奉陪。」逡身就走了入去。周重文、吳趨正不知他是甚麼緣故，連忙著人去打聽，不一時，那人也驚驚慌慌跑來回說。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

錦片前程，已化作飛花。

後事不知昌全果是如何？且聽下回便曉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飛花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